

南京营感想

刘亦师

2015年3月间在网上看到“南京营”消息，因和我自己曾做过的长春（伪满时期称“新京”）研究有关，遂提交了申请报告，6月间得到确切消息获准参加。我与台湾中研院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素无往来，且专攻近代建筑史和城市史，能被挑选入营，反映了遴选工作的公正性以及主事者心胸、视野的宽广。

8月10日抵达南京中央饭店，与中研院史语所治山西水利农业史的一位博士后同仁同住一间。其他40余位学员，约一半为博士生，另一半为博士后和讲师。学员的学术背景以历史和文学为主，不仅来自海峡两岸，目前在欧美著名学府深造者亦不乏其人。

南京营的活动分讲座和田野调查两部分。在我自己所做的近代建筑史研究中，田野调查是基本的研究方法，在史学界也日渐获得重视。我在之前曾多次考察南京孝陵和中山陵，但这次是从下马坊开始考察，且在灵谷寺中发现之前未曾到过的藏经阁、中山纪念馆等地。虽本次没有时间去，但计划下次来宁时踏访。此外，对明孝陵的建筑保护（时称“古物保存”）也是本次新发现的课题，且当晚范金民先生提到新出版的孝陵志等资料，实在可以对20世纪初新出现的建筑保护现象做一番深入的研究。

最令我振奋的调研是观摩位于野外的梁代陵寝的石像生，矗立一千余年，姿态雄健，一扫我对南朝的一贯柔弱萎靡的印象。望柱及石兽额雕刻吐露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端绪，但其精神面貌则确实体现了当时汉人及汉人政权蓬勃蒸腾、竞相向前的姿态。

我对历史研究方法和文学的研究方法的差异一直很感兴趣，但也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。这次南京营的夜间讨论上，本组讨论最多的话题即集中于此，使我受益匪浅。文学的史料可为史学所用，为史学提供血肉丰满的形象，但治文学和文学史者，其目的并非在为史学服务，而是有自身的逻辑和功效。而且史学的真实和文学的虚构之间，尚有漫长的灰色地带，不宜用真实/虚构这样的两分法视之。这是本次在学理上的重要心得。

通过十余天的朝夕相处，我从历史和文学研究同仁身上得到很多新信息，如之前我不知道《申报》所载的内容如此之广，也不知道有上海图书馆《晚清民国报刊资料库》这样的资料来源（两者清华大学图书馆皆未购买）。我回北京后，即向图书馆提出购买申请。这次私下交流所得，与其他学门、不同年龄和教育背

景的同仁互通有无，对我日后的研究扩充研究视野、丰富研究资料等，是在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遗憾的一点，是所有学员都是学有专攻的年轻学人，都对某一方面有着相当精深的研究，不论在史料和史识上皆有独到见解，但限于研习营的组织安排，没有办法多加发挥，而私人的接触也只涉及零零星星的局部，很难一窥全貌。是否可以在以后的活动中抽一天或两天专给四十几名学员，以正式的 ppt 的形式交流？这对很多人来讲可能都是非常难忘和受益无穷的。